



132  
2801  
48-31



門 112  
號 2801  
卷 48-31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七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言陪臣專政者三春秋之變至此極矣內三章言

性餘皆為學脩身之事儆戒嚴切之辭為多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

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左傳定公五年

季平子卒既葬欲令平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葉

少蘊曰虎與南子異南子君夫人可以見而虎可以不見也貨以禮大夫有賜於

四書釋地又續曰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



謀以殉葬。陳子亢後至。子亢曰：「妻與宰，宰即家大夫也。魯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司徒孟孫氏家臣官名。故少儀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是也。叔孫氏之司馬，嚴辰司馬叔孫氏家臣官名。故襄二十三年以公鉏為馬正。註云：馬正家司馬也。晉趙簡子疾，大夫皆懼，董安子問於扁鵲。趙簡子每聽朝不悅，諸大夫請享，簡子曰：「不聞有臣如周舍之鄂鄂者。」且南蒯費邑宰，而司徒老祁盧癸又南氏家臣。是陪臣之下復有陪臣矣。故論語集註佛胥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孟子集註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皆確甚，不必有貨非大夫而以大夫自處之說。或曰：然則

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苦濫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朱子曰：貨之歸豚，蓋以大夫自處。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音也。失時謂不及事幾平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新安陳氏曰：將之一字，其辭活，其意婉，不輕絕之，亦未嘗輕許之。聖人之遠小人，所以不惡而嚴也。貨語皆

論語集註卷之十七 陽貨

仕於家曰僕。於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又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大夫之臣之賤者，此將若之何。余曰：此古制也。春秋時迥不侔矣。大夫儼然比諸侯，陪臣儼然比大夫。所由來者漸。君子於此正可以觀世變矣。份按：兩不可句，即是據理而答，勿以據理而答專屬之吾將仕句也。

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扶又與辯。若不諭其意者，慶源輔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曰吾與辯者，不與辯已固未嘗如此，亦非不欲仕，直不可仕於貨之意也。蓋陽虎雖暴戾，然其與夫子言亦未嘗悖違乎理也。曰懷寶則貴之矣。曰亟失時則惜之矣。曰仁曰知，則亦嘗聞其說而非懵然全不曉矣。此固聖人盛德之容儀，有以感之。故夫子亦據直理答之。若夫聖人之心事，則非虎之可知而可語也。蒙引大註：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此句不可分解。如懷寶迷邦，可謂仁乎，是譏孔子之懷寶迷邦而諷其無懷寶迷邦而速仕也。下條亦然。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是譏其往日之已過，來日之不多，而諷使速仕也。○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此句似當分不分決說不得。○不復與辯者，不辯其未嘗如此而

亦非不欲仕。但不仕於貨之意也。○陽貨之問。著在孔子身上來。孔子之答。不認作自家身上去。及其曰。歲不我與。則便曰。吾將仕矣。應答如響。全不與較。此所謂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逾其意者。○

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

慶源輔氏曰。觀懷實失時之語。有愛敬聖人之心。知其為善意。然意欲其助已耳。故孔子

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

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

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詘也。

陳氏曰。言遜則易詘。惟聖人能遜言而無所詘。○問陽貨。瞰亡。此不足責孔子。亦瞰亡。不幾於不誠乎。朱子曰。非不誠也。彼以瞰亡來。我亦以瞰亡往。一來一往。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吳氏曰。小人

行事。君子豈得效之。非謂禮尚往來。欲其相稱。不往不可。往拜則墮。小人之計。故權衡如此。又曰。不見正也。往拜。權也。隨問而答。辭順。恭在此。無詘而在彼。亦無所忤也。貨。天資小人。術既狡深。語皆機警。而夫子雍容應之。曲盡其道。貨終無所施其姦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慶源輔氏曰。聖人之事。雖縱橫曲折。千條萬緒。然無非義理之當然。不自往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不終絕者。仁也。隨問而答。對而不辯者。知也。四者一出於誠信也。只此一事。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去聲。詘身以信。與伸道非知孔子者。楊子法言。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

份按此條起處云或問此章之說曰程子尹氏以為夫子孫辭避禍謝楊氏以為非苟然諾而無所誦若不同何也曰觀天子所以告微生畝云云至其末則是初亦未嘗誦也之下云四家之說各以其一意明之固若有異然實則無不同也愚謂程尹以言孫立論謝楊以無所誦立論各主一邊說朱子謂言孫而無所誦兼兩邊言之其意方備觀此條首尾數語乃知原委何故刪去○或問以胡張之說為善胡氏之說即此書所載楊氏謂孔子於陽貨為

信道吾未之信也

如朱子曰虎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是禮合去見他不為誦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或問此章之說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畝與夫辯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辨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畧無自明之意則亦是陽貨之暴有不足告而姑遜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中心之實然者則是初未嘗誦也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楊氏謂孔子於陽貨為誦身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其自為也龜勉莽賢之閒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哉○南軒張氏曰陽貨見孔子一節不只是遜辭答他道亦在其中懷其寶而逃其邦固不可謂之仁我却不是逃其邦好從事而亟失時固不可謂之知我却不是亟失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我又却不是不仕只是我仕時却與你別聖人之言本末備具○勉齋黃氏曰日月逝矣

誦身以伸道一條是也張氏之說却非此書所載或問小註云張敬夫曰聖人之待惡人言雖孫而理未嘗枉若他人孫言則或至於害理直理則或至於危言惟聖人則從容酬酢而自然中道也張氏此說所以發明言孫而無所誦之意較此書所載更精

歲不我與蓋謂夫子既老可以有為之日月已過矣歲運而往其去甚速豈復與我而為我少緩乎是亦諷使速仕也○問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至於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夫陽貨與此人皆一時叛臣孔子不見陽貨而欲見此人何也潛室陳氏曰聖人道大德宏無不可雖是惡人苟其一時意向之善交際之誠聖人無不與者陽貨則見之之意不實交際之意不誠故孔子不欲見之孟子曰苟善其禮際斯君子受之矣○雲峯胡氏曰此一事耳而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時中之妙陽貨欲見孔子而遽見之非中也既有饋而不往拜之非中也時其亡則中小人之計非中也不幸遇諸塗而又避之則絕小人之甚非中也理之直者其辭易至於不遜非中也辭之遜而或有所誦非中也聖人不徇物而亦不苟異不絕物而亦不苟同愈雍容不迫而愈剛直不誦此其所以為時中之妙也附論語集編案夫子之見陽貨蓋待小人之道也今以易論語孟子數條附此遜象曰天下有山遜君子以遠小人惡而嚴傳

言論九卷 卷一  
曰天下有山。山下趨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是遯避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朱子曰。天體無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巖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睽初九見惡人。无咎。傳曰。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警君子乎。如此則失含洪之意。致凶咎之道也。又豈不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化姦凶為善良。革讐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朱子曰。必見惡人。然後可以避咎。若孔子之於陽貨也。又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朱子曰。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免乎。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朱子曰。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

深思以得之也。或問夫子之見南子何也。曰。案史記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也。曰。仕於其國。而見其小君。禮與。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蓋以為大夫不見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其何所攷也。然禮家又謂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而使攝攝焉。則是大夫雖或有見小君之禮。疑亦久已不行於世。而靈公南子特舉之耳。曰。南子既非正適。且以淫亂聞於諸侯。而是禮也。又非當世之所常行者。則夫子曷為而不辭也。曰。南子之行則醜矣。然其願見。蓋亦有善意焉。且衛君既以為夫人而已。將仕於其國。則所謂禮從宜。使從俗者。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矣。又况聖人道隆德盛。雖磨而不磷。雖涅而不緇。亦何為拘拘翦翦於此而避乎。一見之嫌乎。曰。子路不悅也。不告以可見之理。而誓之何也。曰。曾氏言所得矣。曾氏曰。見南子過物之行。子路不悅。非常談所能曉。故誓之如此。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

言言大全 卷十一  
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云云朱子曰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毀也云云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云云朱子曰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位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云云南軒曰王驩齊之嬖卿也有進而與言者有就位而與言者蓋以其嬖於君而諂之也孟子獨不與言者道固然也右師不悅而以爲簡已者蓋孟子爲時之所尊雖雖小人亦幸其少假色是以望之於此而以不我顧爲簡也孟子獨舉朝廷之禮以爲言何其正大而不迫與蓋君子之動無非禮也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此禮也君子行禮故常履安地而有餘裕他人不由禮則自蹈於險艱而已所謂小人不惡而嚴者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禮之所在何有於我哉或者勸伊川先生以加禮貴近先生曰獨

不勸以盡禮而勸以加禮乎禮盡處豈容有如此孟子之意也唐王毛仲置酒聞宋璟之名而欲致之明皇勅使璟往至則北望再拜謝恩而稱疾以退璟亦可謂正矣然毛仲君之廝役也往赴其集義何居乎若璟聞命而引義以陳則爲盡善矣愚案遜之義既殊孔孟之行亦異然德未至於聖學未可與權則遜之遠小人孟子之待王驩其正法也昔有問和靖先生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何也先生曰聖人所爲賢人自不能測又問不知先生見南子否曰不敢見曰何故不見曰待某磨不磷涅不緇雖佛拏召亦往况南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可謂善學孔子者矣後世惟宋廣平之於楊思勉伊川先生之於張茂則皆庶幾有孟子之風焉士大夫居官立朝不免與近習接者當以此爲法不然則未有不陷焉者也又易夬九二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朱子以溫嶠之於王敦譬之此又別爲一義非平時待小人之正法然處變而不失其正亦學者所當知其詳見於本義

困勉錄曰大全辨以朱注兼氣質而言何為不是謂於此可見程朱不合孔子處可謂無忌憚

呂晚村曰習非教之謂也天有運氣地有方隅物有異用事有殊因人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而至於相遠然後聖人立之教教所以化其習使復還於相近也若以詩書禮樂化教勸率為習然則聖人之教豈使人相遠者哉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

不同矣通考勿齋程氏曰稟於天者有清有濁有善有惡是之謂質清濁者氣中之氣美惡者氣中之質昏明者質中之氣粹雜者質中之質清者明濁者昏美者粹惡者雜道之所在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也朱子曰氣自是氣質自是質魏了翁云天氣

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附蒙引以其初是指天地之性但對習字言存疑此是聖人見人有善惡相去之遠皆誘之性不知其由於習故言此欲人慎於所習也習不可說美者習於善惡者習於惡質美者習於惡則亦惡矣質惡者習於善則亦

善矣。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孔子是兼言孟子何相近之有哉朱子曰性相近是氣質之性是專言何相近之有哉若本然之性則一般無相近

份按朱子答宋深之書云孔孟言性之異畧而論之則夫子禱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禱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

性是天賦予人只一同氣質所稟却自有厚薄人有厚於仁而薄於義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自氣質上來。先有天理了却有箇氣氣積於質而性具焉。質並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若生質則是資質之質。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稟得木氣多則少剛強稟得金氣多則少慈祥推之皆然。孔子言性雜乎氣質言之故不曰同而曰相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也。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所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



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  
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  
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  
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  
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  
窺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愚  
謂首尾數語辨孔孟言性異  
同最為要緊何故妄行刪去  
份按朱子謂孔孟言性之異  
孔子稱乎氣質言之孟子乃  
專言其性之理蓋孟子所謂  
性善者乃就人身中指出天  
命之性純乎義理而不雜氣  
質者要之天命與氣質亦相  
交同程子謂才說性時便已  
不是性謂其已雜乎氣質也  
朱子云才說性便須帶着氣  
質又云才說性字此理便與

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  
木異然就入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  
嘗不相近也不相近則不得為入之類矣而人賢不  
肖之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者則因其  
清濁厚薄之不同習於不善而日遠耳習者積習而  
致也善學者克其氣質之偏以復其天性之本而其  
近者亦可得而一矣○慶源輔氏曰性之本謂不兼  
乎氣質而言之者也既不兼乎氣質則純以理言耳  
理則天地人物一而已矣何相近之可言哉○雙峯  
饒氏曰此章程子專以為氣質之性朱子以為兼氣  
質而言兼字尤精蓋謂之相近則是未免有些不同  
處不可指為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  
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為一性而其本  
然者常為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也此  
是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言之非專主氣質而言也  
問如何見得性相近曰如惻隱羞惡人皆有之然有  
惻隱多於羞惡者亦有羞惡多於惻隱者雖不盡同  
亦不甚相遠故曰相近○吳氏曰習與性成言性習

氣合此章註中所謂兼言之  
兼即襟乎氣質之襟字也即  
帶着氣質之帶字也即理與  
氣合之合字也程子云論性  
不論氣不備朱子以為說性  
須兼氣質方備此兼字尤與  
本註兼字可相發明夫性者  
理也就氣質言便是理兼乎  
氣所謂兼言者如是而已並  
非別有專言氣質之性如饒  
氏云云也饒氏謂性兼氣質  
言之而非專言氣質之性故  
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  
信斯言也何以解於下章所  
謂不移者邪故論兼言之義  
當從新安陳氏說也  
困勉錄曰蒙引謂性相近只  
說得中人上下者耳故下章  
除却上智下愚說此本大全  
吳氏之說然着來不若朱子

如此中人上下之質相去本不甚遠唯習於善則日  
造乎高明習於惡則日淪乎汙下以是而相遠耳上  
知生知安行何事於習下愚習於惡則有之習於善  
則無矣上知下愚相去遠矣又豈待習而然哉○雲  
峯胡氏曰伊尹曰習與性成是專主氣質而言習如  
此性之成也遂如此所以言性在習之後夫子曰性  
相近習相遠是兼氣質而言性如此而習則未必皆  
如此所以言性在習之先若論天命之性則純粹至  
善一而已矣不可以相近言此所謂性者兼氣質而  
言也天命之性不離乎氣質之性其初猶未甚相遠  
蓋天命之性猶未漓也赤子之生無有五方其聲一  
也性之相近也如之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  
死莫能相為者習之相遠也如之○新安陳氏曰人  
有此形則有此心有此心則稟受此理性者心中所  
稟受之理也纔說性字則已寓於氣質中矣非氣質  
則性安所寓乎性善以天地之性言非天地之性懸  
空不著乎氣質而自為一物也就氣質中指出天地  
本然賦子之理不雜乎氣質而言之耳然天地之性

謂性相近是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說為妙若依蒙引則下章注氣質相近之中中字當作外字矣  
呂晚村曰氣質之說始於張程發明於朱子於此章近遠之義至微以之看虞書湯誥易傳中庸孟子無不脗合無間矣後學不深究其理惑於異端反謂朱子分理氣為二不知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原未嘗二也須是兩邊說理方明備耳主張異端者謂氣質即是性此即告子生之謂性釋氏作用是性陽明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之說大要以無善無惡為本體先已腹誹孟子矣况程朱平最狂悖者如盧格許誥然誥之言曰人

雖不雜乎氣質亦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云者言本然之性夾帶言氣質之性也朱子有云孔子雜乎氣質言之雜即兼也輔氏饒氏推集註兼氣質而言之說終欠透徹不得已而發此云或問所謂氣稟之性者何也曰張子有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此者也若夫子此章論性而以相近而言則固指其氣質而言之矣曰然則夫子不言性之本何也曰於易大

性皆同如人形皆同人性不同如人形不齊即其言論之已有不齊之形有皆同之形非二形乎夫形何以有不齊氣質故也格之言曰孟子性善理之本體也孔子相近理之盈虧也即其言論之已分本體盈虧非二理乎夫理何以有盈虧氣質故也總之異學所最長最惡者只一理字耳如盜之憎主如諸侯之去等已理字不滅則觸處皆礙故其所主者離理之氣也本心之學也聖德所主者統氣之理也本天之學也此邪正是非之分讀書人於此等處須明辨之不可兩邊混過又曰今人總說得性字道理不其下面一齊走作其意不但以氣質之性為支離并義理

傳詳矣曰其習而相遠何也曰自其常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性之惡者習於惡而日流乎汗下自其變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或習於惡而失其善性之惡者或習於善而失其惡也凡此四者始皆相近而終則遠矣○語錄性相近以氣質言性善以理言○喚做近便是兩箇物事這便是說氣質之性若是降衷底便是沒那相近了箇箇都只一般○朱子文集答楊仲思書今但看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一段將此兩箇性字分別自生之謂性以下凡說性字者孰是天地之性孰是氣質之性則其理自明矣○答王子合書人生而靜靜者固是性然只有生字便帶氣質了但生字已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纔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也伊川所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源而論之則性

兩字亦多却畢竟無善無惡  
為本體極其至也并性字亦  
強立之名依文生解動成魔  
障不若一棒一喝之為無弊  
矣如此看性字尚多在相近  
之云不更支離乎

未嘗不善也。○答李晦叔書纔說性字便是以人所  
受而言此理便與氣合了。○答嚴時亨書氣質是陰  
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  
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人生而靜是  
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  
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  
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  
不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  
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  
雜也。又曰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  
一也。故自陰陽五行而言之則不能無偏而人稟其  
全所以得其秀而最靈也。○答歐陽希孫書稟稟之  
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通達  
事事曉了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或未必皆中於理則  
是其氣之不醇也。人有謹厚忠信事事平穩者其氣  
醇矣而所知未必能達於理則是其氣之不清也。推  
此類以求之才自見矣。○朱飛卿問人常有清明昏  
濁之殊此固是氣稟然心不能不隨氣稟而少異夫

口耳目心皆官也。不知天賦之氣質不昏明清濁其  
口耳目而獨昏明清濁其心何也。若曰心理本不異  
惟為氣質所拘而不能自明然夷惠伊尹非拘於氣  
質者處物之義乃不若夫子之時。孟子論三子謂其  
智不若夫子夫是非之心智也。豈三子能充其側隱  
羞惡辭遜之心而獨於其是非之心不能充之乎。答  
曰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離婁  
之徒是其最清者也。心亦猶是而已。夷惠之徒便是  
未免於氣質之拘者所以孟  
子以為不同道而不願學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  
而非習之所能移者。慶源輔氏曰二章相承此必一時之言 ○程子曰  
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

份按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所  
謂不移者謂其不可移也。乃  
程子謂其無不可移。而有自  
暴自棄不肯移之說。蓋其持  
論固與夫子不甚相合。必要  
牽合便成穿鑿。語類固言之  
矣。但程子所謂不肯移者亦  
指氣質之性而非就習言之  
此或問所以謂程子言其氣

專其異而不肯移也。蓋下愚之中有二種。有真正至昏至愚而不可移者。有自暴自棄不肯移。而至於不可移者。夫自暴自棄雖是人事。然其所以然者。亦由於蔽鋼駭襍之其氣質。實得如此。故不肯移。而至於不可移耳。故曰程子之說。異而不害其為同。如謂不移是指習說。則與夫子之意相去天淵。而亦非程子之意矣。夫程子就氣質之不肯移者。解下愚。其與夫子之說。雖異而不害為同。乃朱子終謂其只說到七分。不說到底者。則以其止就不肯移者言之。而缺却真正至昏至愚。必不可移底一種人也。○語類諸條多是說不可移。只有一條用伊川說。謂雖至惡之

人。豈有終不可移之理。大全襲輯釋本而存之。此無識也。蒙引云。語錄謂聖人未嘗說不可移。是一時之言。主大註為是。豈但見大全所載而未見諸條之主不可移者耶。

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言才字。與孟子言天之降才不同。孟子以理言。程子以氣言也。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子廉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宋子之以不信。只是說沒這道理。絕之以不為。是知有這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有懦弱意。柔惡之所為也。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史記帝乙之子辛。即帝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新安陳氏曰。如商紂。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固非懵然昏愚。往往為戾氣所蔽。鋼而

不可與入。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於善耳。朱子曰。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問集註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且看孔子說底。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不可為桀紂。桀紂不可使為堯舜之類。程子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為一日之善人。豈有終不可移之理。○以聖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程子之言。則以稟賦甚異。而不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可移也。○問程子謂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非天之降才。爾殊如何。曰。孟子說與程子小異。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

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以事理考之，則程子為密。蓋才稟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如后稷自幼而岐嶷，越椒自幼而惡，是氣稟如此。孟子謂盡得才之善，固是好。畢竟氣稟有善惡，不同。後人看不出，所以引惹得許多善惡混等說來。自濂溪太極圖始，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來。○雙峯饒氏曰：善底性不肯移，而為惡惡底性不肯移，而為善。肯不肯雖屬心，其所以肯不肯者，才實為之也。又曰：性相近是說性，上智下愚是說才。善惡性也，智愚才也。性雖相近，而才之等級不齊，有相去甚懸絕者。才既懸絕，則性亦非習之所能移矣。○吳氏曰：下愚以質言，自暴自棄以人事言。質雖可移，而自不移者，暴棄之謂也。通考黃氏紹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以生稟論，以學問言之。愚者知擇善則亦有時而通，此學問之所以能變化氣質也。愚者豈真不可移哉？人自不肯移耳。附語錄問書中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又有移得者如何？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既是聖人，決不到得作

狂。此只是言其人不可不學。又問或言人自不移耳，此說如何？曰：此亦未是。有一般下愚底人，直有不可移者。問雖愚必明，又是如何？曰：那箇是做甚次第工夫。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聖人之言各有地頭。孔子說相近至不移，便是。不移了，入之氣質實是有如此者。如何必說道變得，所以謂之下愚。而其所以至此下愚者，是怎生？這便是氣質之性。孔子說是都渾成。伊川那一段，却只說到七分，不說到底。孟子却只說得性善，其所言地頭各自不同。正如今喫茶相似，有喫得盡底，有喫得多底，少底，必要去牽合，便成穿鑿去。○朱子續集劉韜仲問：既謂之相近矣，何故又有上智下愚如是之懸絕也？朱子答曰：氣質雖相近，然亦有如此懸絕者。蓋既曰氣矣，便有如此不同，不足怪也。○蒙引：上智下愚亦是氣質之性。下愚非無本然之性也。本然之性為氣質昏濁埋沒了，故不移。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是也。程子說分明，與孔子不合。主於垂訓，則可。故朱子置圈外。○皇極外篇曰：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

聖亦莫能化。蓋上智與下愚不移故也。不移分明是不可移。不能移也。而語錄又謂只說不移未嘗說不可移。此又是一時之言。主大註為是。○程子云。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既知是如此。如何又說其質非必昏且愚。蓋程子雖以才言其實。指自暴自棄者大要。孔子是言其不知學。程子是言其不肯學。惟其不知是以不肯。惟其不肯是以不能。同或曰。此與上章處蓋在此。然亦不可強以為盡合也。

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阪反。焉於虔反。

說統曰。按學道從平日調養。言君子學道才能愛人。小人學道才能易使。却不重君子。小人上見主治者。不可不教。君子小人以道要得子游引述口氣。○李毅侯曰。本文學道是將禮樂詩書對著刑名法術之學看也。○呂晚村曰。君子小人都指受教人說。不是主教之君子。言一國一邑之中必有君子焉。有小人焉。皆不可不學道耳。又曰。君子兩句須急連讀合。總看要見。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蒙引。夫子莞爾而笑句絕。曰字連下。笑者內戲之。以觀子游之自信。信何如耳。非虛戲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朱子曰。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那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雙峯饒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學時。君子小人猶未分也。後來入仕者則

得無人不當學道無憾。當以學道治之。以對牛刀之說。謂割雞亦當用牛刀耳。若但呆疏君子學道如何愛人。小人學道如何易使失其意矣。又曰。君子小人猶大學自天子以至於燕人。盡人言耳。非以君子自任。以小人指武城人。亦不指武城之有君子。小人也。又曰。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是恐入誤以德分君子。小人。故註此八字。非指現在之位而言。蓋一國之人。後來非君子即小人。皆不可不教。以禮樂。方其學道時。未嘗分君子小人也。然其理君子得之則愛人。小人得之則易使矣。又曰。後世吏治事功之卑。只緣分了道學儒林名臣循吏等傳。儒林文苑。不可以言。

學道。又曰。道字所該固廣。然此只是教民成俗上說。則以禮樂為大。絃歌之聲。禮樂之教也。故學道只指禮樂為是。又曰。學道所以能愛人之故。其理甚精。不從心性源流洗。發縱極鋪張。終成補綴。又曰。禮樂是道之大者。因絃歌而發。故直指禮樂要之。禮樂便是微上。微下事。有體有用。大無外。小無間。見得此意。總說得道字。瑩括。而所以愛人之故。亦精深清切。俗儒先看禮樂二字。粗止就禮樂貼映。絃歌不解從禮樂融貫道字。則集註受謗矣。

用此道以愛人。在閭閻畝畝間者。亦自知義。所以易使。附存疑。此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不學。以見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不是說邑人皆弦歌。是小人亦學道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扶。又。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朱子曰。禮樂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南軒張氏曰。莞爾。

而笑者。聞弦歌而喜也。割雞焉。用牛刀者。謂其治小。以大也。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仁心。故愛人。小人學道。則亦和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夫子聞子游之語。恐學者疑於前言。以寡國小民為可忽也。故告二三子。以子游之言為是。而謂前言為戲之辭。氣抑揚之間。豈弟和平。無非教也。勉齋黃氏曰。弦歌。弦且歌也。合樂曰歌。人聲絲聲。皆堂上之樂也。教以弦歌。而謂之學道者。使人人習於和平中正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溫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趨於入所當行之道。乃所謂學道也。君子在上者。能學道。則知撫乎下矣。小人在下者。能學道。則知順乎上矣。上撫乎下。下順乎上。安有不治者乎。慶源輔氏曰。治之用禮樂。如飢之必用食。渴之必用飲。豈謂小邑寡民。而可以無禮樂為哉。舍禮樂。則必將專於刑罰。而民無措其手足矣。豈聖學之所尚哉。厚齋馮氏曰。古之學者。春誦夏弦。蓋御琴瑟。歌詠諷誦之耳。城以武名。乃巖險用武之地。以左傳考之。可見夫習俗尚武。子游乃能以道化其民。使習於禮樂。變甲冑。

困勉錄曰。因時為教。古雖有是法。然聞絃歌之聲。則不必拘時候。饒氏云。想是春夏時太拘。

說約曰。按紹聞編弗擾召孔子。在孔子未為中都辛以前。事至定公十二年。墮實時。弗擾又畔。則孔子方用於魯。豈

之俗。為弦歌之聲。此夫子所以喜之。而以戲言發實語也。○雙峯饒氏曰。弦歌如何見得是學道。又弦歌是樂。集註如何添禮字說。古者教人。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纔教便兼詩書禮樂。不應只教以弦歌。春習樂。夏習詩。秋習禮。冬習書。皆因時以為教。春夏陽氣發達之時。聲屬陽。故教以詩樂。想夫子過武城。是春夏時也。聞弦歌。便知其以禮樂為教。學詩書禮樂。即是學道。○勿軒熊氏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入才為重。一以道化為先。皆見其知本。○雲峯胡氏曰。所謂道者。仁義禮樂而已。以禮樂為教。故上焉教此者。知有撫下之仁。下焉學此者。知有事上之義。○蒙引。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此註不可分貼大文。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則分貼。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叛與畔同。○厚齋馮

有欲赴費人之召哉。

困勉錄曰。如有用我者。看來即貼公山說亦不妨。顧麟士謂豈徒哉。決公山為東周決我也。自是兩節。若作一滾說。則看公山之召太重矣。此不必從。○吳省菴曰。吾為東周非欲使魯為天子也。使文

氏曰。公山氏。弗擾名。一云不狃。字子洩。費邑宰也。與陽虎共執桓子。虎敗出奔。弗擾據邑以叛。○左傳定公五年事。見季氏篇首章。集註家臣屢叛下。○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包須樂頌。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音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謂東魯



武之道得行於魯便是東周  
即魯一變至於道意。翼註  
曰魯在周之東使魯一遵周  
道而禮樂法度依然振舉則  
周道東矣。與魯即是與周非  
繼周而興之謂也。○困勉錄  
曰存疑云聖人嘗言如有用  
我者只說期月可也三年有  
成至公山弗擾之召則曰如  
有用我吾其為東周此事極  
大了如何這等說蓋當時公  
山等之叛皆由三家自做不  
是了故使他得以為辭觀陽  
貨欲張公室之言可見使聖  
人見用因此而說季氏使還  
政魯君又說魯使脩職貢於  
周他必欣然樂從由是復興  
文武之業特易言耳比常時  
用聖人決是不同故不曰可  
也有成而曰為東周按存疑

論語卷之十一  
邢氏曰如有用我者我則興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為  
東周乎。附蒙引問吾其為東周乎魯為東周與抑孔  
子為東周曰畢竟是  
魯然興之者孔子也。○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  
為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  
知其必不能改故也。程子曰公山弗擾以費畔不以  
欲遷善海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  
人為善也何足以為孔子。○公山召我而豈徒哉是  
孔子意他雖叛而召我其心不徒然往而教之遷善  
使不叛則已此則於義直有可往之理而孔子亦有  
實知其不能改而不往者佛肸召亦然。○朱子曰夫  
子云吾其為東周乎與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  
東周然苟有用我者亦視天命如何耳聖人胸中自  
有處置非可執定本以議之也。○諸家皆言不為東  
周集註却言興周道於東方何也曰這是古註如此  
說其字乎字只是閑字只是有用我便也要做些小

說煞了不若饒氏難為臆度  
之語妙且為東周與可也有  
成亦不必果別若聖人乘勢  
而起比常時自易些此意則  
有之

事何處是有不為東周底意這處與二十年之後吳  
其為沼乎辭語一般亦何必要如此翻轉文字須寬  
看子細玩味方見得聖人語言。○問弗擾果能用夫  
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他改過自新舍逆從  
順而已亦如何便興得周道曰聖人自不可測改過  
不過臣順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  
○蘇氏曰孔子之不助叛人天下之所知也叛而召  
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取  
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為東周亦明矣然而  
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  
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慶源輔氏曰魯  
在周之東故云爾蓋聖人無小成苟就之事如獲用  
焉不興周道以繼文武不已也。○雙峯饒氏曰當時  
子路更欠一問如何可為東周夫子必告以為之之  
道如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夫子便告以正  
名今聖人不曾說出難以臆度。○雲峯胡氏曰門人  
豈有不說於夫子者而子路不說者二豈知夫子之  
於南子其辭不見者義也不得已而見亦有可見之

困勉錄曰李九我云行五者而曰於天下何也吾身在天下便與天下相離不得豈不然一身空空行此五者少不得與天下相酬酢相周旋聖人論仁未嘗離天下正要入實際處下手按要人在實際處下手此意已包在行五者內了於天下是又要其無間不得如九我之說也九我又云此句一直說下不分兩截按蒙引亦謂不分兩截者恐入專以能行屬五者以為仁矣屬於天下也若行五者於天下則仍是兩截也○份按困勉錄之說固得之矣但謂

禮也夫子之於公山弗擾其欲往者仁也而卒不往者蓋有知人之知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適乎時中而子路未之知也然非子路之疑則聖人之心又孰得而知之乎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

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

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

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問敏字於求甚切朱子曰不敏則便有怠忽纔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任是堪倚靠是能為人擔當事

行五者於天下仍是兩截尚有語病蓋於天下只是言其能行之無間耳乃所以足上能行五者意不可謂為兩截也份按能行五者乃是以五者施之於事非空空存之於心也勉齋謂心主乎五者則無非僻之禱而心存以五者施之事則無悖謬之失而理得其意蓋以心主乎五者屬體尚未涉在事上說也夫恭主乎容然是敬之發於外者猶可云未涉乎事而空存於心若寬信敏惠四者不著事上如何可見如何謂之能行邪愚謂既曰能行乃是動時工夫皆主用言行是五者皆心之所以存理之所以得心存則理得蒙存之說最當不必

也○勉齋黃氏曰行五者則心存理得何也曰心主乎五者則無非僻之雜而心之德常存以五者施之事則無悖謬之失而事之理常得又言其效通指不侮至使人五者欲其以是驗之如答顏冉問仁亦以歸仁無怨之效言也○慶源輔氏曰五者皆心所具之理而仁之發也恭則仁之著寬則仁之量信則仁之實敏則仁之力惠則仁之澤能行此五者則心存理得而仁不外是也然是一有間斷之時則立矣是理一有虧闕之處則失矣故其行是五者必自一家一國以至於天下無適而不然然後其心公平其理周備而仁之體用備矣夫仁道無不該乃萬善之綱領也今特以此五者言之故以為因子張所不足而言堂堂乎張疑其不足於恭愛欲生惡欲死疑其不足於寬問行而告以忠信疑其不足於信問政而告以無倦疑其不足於敏色取○張敬夫曰能行此仁而行違疑其不足於惠也

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然恭其本

另以心存屬之體也。

呂晚村曰。信之人任。敏之有功。亦隨地可驗。自天子至庶人。自日用飲食至平成天地。皆然。不必說到任天下功天下也。  
份按蒙引存疑謂能行二字直趕到於天下。不是只到五者。任心存理得在仁字內說。最當。饒氏以心存理得只屬之能行五者。悞也。

與音余慶源輔氏曰。所謂其心公平而周遍者。非體仁之深者。不知此味也。所謂恭其本與者。所以指示學者。尤切。蓋恭則此心收斂。不至於放縱。此心收斂不放縱。則夫寬信敏惠。自有不能已者。○胡氏曰。五常百行。何莫非仁。而獨以是言。故疑其為子張之所不足也。語恭其本者。四者皆以事言。而恭則切於身也。併及其效者。欲其因是而驗之。○雙峯饒氏曰。朱子以心存理得為仁。是指能行五者而言。南軒以公平周遍為仁。是兼行於天下而言。二者互相備。必心存理得。始能公平周遍。又曰。南軒於五者以恭為主。亦與胡氏釋千乘之國章。謂五者以敬為主。同意。恭敬則心存。心存然後理得。故能行下四者。○雲峯胡氏曰。子張平日問達問行。其志欲得行於彼也。故夫子因其問仁而告之。以能行乎此者。也能行此五者。則心存而理得。能行之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溥遍矣。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日六

困勉錄曰。輔氏謂恭則仁之著。蒙引謂其非本旨。蒙引是也。輔氏蓋認五者為心與理。而不知五者是存心之功。而求理之事。不可直謂之心。不可直謂之理。又曰。從勉齋蒙引說。則是仁從五者而出。此是用功時言。從輔說。則是五者從仁而出。此是成功時言。雖似皆有理。然此處正論用功。故輔氏說不當。夾雜於此。

言六蔽五美等語。雖其意是然。皆不與聖人常時言語一樣。家語此樣話亦多。大抵論語後數篇。間不類以前諸篇。○厚齋馮氏曰。孔門問仁。無稱問仁於孔子者。抑此其齊論歟。○蒙引能行五者於天下。是一句不可分兩截。能行二字直趕到於天下。不是只到五者。住朱子以行是五者截解。必如此解。方得明暢耳。且大文為仁矣三字。實該行五者於天下。朱子豈不曉得。而只就行五者處截。故與孔子異旨。邪人自不察。奈之何哉。○大註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此一句通一章。解出答問仁之意。心存理得在大文仁字內。下文又另提曰。於天下言無適而不仁。○子張問仁。是心存理得了。又無適不然也。方為仁。○子張問仁。而夫子告以五者。若無朱子解出。心存理得字。何處見得是仁。恭寬信敏惠。都要說箇心存理得意。心存則理得。不可分貼。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偏信。則心不偽。敏則心不急惠。則心不刻。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得矣。此答問仁與答樊遲問仁意同。都教他做工夫。恭寬信敏惠如五美一般。有以見於身者。言

○份按五者乃是求仁工夫存疑謂與告仲弓敬恕一般最易輔氏謂五者是仁之發非正解也然却亦可兼探蓋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偏信則心不偽敏則心不怠惠則心不殘此求仁工夫也存心之功求理之事也及工夫夫既到存心而心無不存求理而理無不得則其恭也即仁之著也其寬也即仁之量也其信即仁之實其敏即仁之力其惠即仁之澤也故曰輔氏之說可以兼探也

有以見於事者言然皆心之所由存理之所由得也○勉齋之註未當輔氏所謂恭則仁之著諸語及仁之體用字面恐皆非本旨○心公平貼五者周遍貼於天下小註分心公平理周遍不是○存疑言能行是五者於天下無適不然則心存而理得斯為仁矣恭寬信敏惠皆是求仁工夫與告仲弓敬恕一般輔氏仁之著等說不是○恭雖主容實根於心先儒謂未有箕踞而心不慢是也寬是有度量能容物信即敬事而信之信與人期會約束而不失其言是也敏是勤力不怠惠是愛人利物五者皆心之所由存而理所由得也蓋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偏信則心不偽敏則心不怠惠則心不殘此心存也理不外心心存則理自得○當恭寬信敏惠時其中各自有道理此在入體認不能盡言

○佛肸召子欲往

佛音彌肸許密反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中牟趙氏邑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

每音

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

猶自也不入其黨也

慶源輔氏曰所謂親於其身為不善而君子不入者

正恐其汙已也此固子路之所知也至於入之不善不能浼聖人則非子路之所能知也故引此為問欲以止夫子之行耳○聖人道大德弘所過者化人之不善一經聖人照臨之則大者革心小者革面之不能何至有浼於聖人若夫昏頑之至不可以常理化者則聖人又自有以處之在上則或若堯舜之待三苗在下則若夫子之待陽虎公山佛肸亦豈能浼於聖人哉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緇磷力刃反

磷薄也。涅染皂物。齊氏曰：涅水中黑土。今江東皂泥。言人之不善不

能浼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

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平問

山之召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子路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肸之召，又舉所聞以為問。其

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為法。庶乎不失其身，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

學步邯鄲之患也。朱子曰：得之。○南軒張氏曰：子路之說在子路則當然。蓋子路以已處聖人而未能以

聖人觀聖人也。○慶源輔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者，聖人之事也。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

磨，涅則後世不度德不量力，輕舉妄動，始欲自附於聖人而終則陷其身於不義之流也。○新安倪氏曰

楊氏謂堅白不足以下，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乃為子路輩言也。附蒙引如何為磨而不磷，如何為涅而不緇。大槩是言德之盛而人莫之浼也。德之盛內自有過化存神之妙，有伸縮變化之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

也。朱子曰：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今俗猶言無口匏亦此意。○勉齋黃氏曰：匏瓜繫而不食，蓋

言匏瓜蠢然一物，繫則不能動，不食則無所知。吾乃人類在天地間，能動作有思慮，自當見之於用，而有

益於人，豈微物之比哉？世之奔走以餬其口於四方者，往往借是言以自况，失聖人之旨矣。此不可以不

辨。通考仁山金氏曰：此二句蓋當時方言俗語。夫子引之，猶今俗云：我不是瓠子，我足能行而口能食者。以此語意推之，則夫子從佛肸之召，而其操縱久速

之機則在我。蓋春秋之初，諸侯專恣，習以為常。春秋

之末大夫專制又習以為常故當時以二子欲張公  
室為大罪夫聖人在上則可以治諸侯大夫聖人在  
下非有所假則何自而為之哉此公山佛肸之畔大  
夫夫子所以不絕之也其可與有為則聖人自是為  
之必自有道使其不可與有為則聖人仕止久速其  
權在我彼何足以強之又豈拘之哉凡此皆聖人有  
為之微機在不言之表者附蒙引磨而不磷便見可  
往若不往便是匏瓜之繫而不食矣為其無變通也  
即是上文子欲往之意若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  
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  
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  
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  
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

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程子曰佛肸召子必不徒然其  
往義也然不往者度其不足與

有為也○朱子曰公山弗擾佛肸召而欲往者乃聖  
人虛明應物之心答其善意自然而發終不往者以  
其為惡已甚義不復可往也此乃聖人體用不偏道  
並行而不相悖處然兩條告子路不同者即其所疑  
而喻之爾子路於公山氏疑夫子之不必往故夫子  
言可往之理於佛肸恐其逸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  
能逸已之意○夫子於佛肸之召但謂其不能逸我  
而已於公山氏之召却真箇要去○問佛肸弗擾  
之召孔子欲往此意如何曰此是一時善意聖人之  
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則不往矣蓋二人  
暫時有尊賢向善之誠心故感得聖人有欲往之意  
然違道叛逆終不能改故聖人亦終不往也譬如雲  
陰忽畧開霽有些光明又被重陰遮蔽了問陽貨欲  
見却終不許他日貨全無善意來時便已不好了故  
亦不能畧感聖人○慶源輔氏曰自聖人言之則固  
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為之事無不可教之人然

其所遇則有不可必者。天未欲平治天下，則在時者有不可為也。上之人不我用，則在事者有不可為也。誨之諄諄，聽之藐藐，則在人者有不可教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胡氏曰如為物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全體也。慶源輔氏曰謂各隨其意之所向以遮掩其正理。附蒙引六言之言即一言可以終身行之之言也。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平聲端則起而對出記曲禮故夫子諭子路使

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

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

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

謂傷害於物朱子曰固執必信而不好學必至於賊害物如證父攘羊便是。雙峯饒氏曰

信而不明理則不度事理之可否而欲必踐其言如此者必至於害事如尾生之信是自賊其身者也

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朱子曰勇只是敢為剛有堅強之意。慶源輔氏曰

人之資稟得於陰陽者惟有剛有柔勇則剛之發出者也。○雙峯饒氏曰剛屬質體也勇屬氣用也

躁率也慶源輔氏曰此與狂狷之狂不同躁率則近乎剛惡也故特釋之。雙峯饒氏曰躁率輕

翼註曰學凡考之師友求之方冊皆是注云好學以明其理明字對蔽字生然所謂明其理者如好仁又好學則認得仁真了便是明仁之理非仁外又有理也

說統曰勇就作為果敢上說亂者越理犯分剛就本體堅強上說狂者率意無忌。翼註曰狂躁率也如要言即言要行即行不沉靜也

言言大全卷一  
舉妄動之意。○程子曰：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虐之義同。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知學，乃愚。○南軒張氏曰：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為善矣。好仁不好學，之蔽如欲力行自守以為仁而不知學以明之，則其所行所守未免於私意適足以為愚而已。至於好知不好學，則用其聰明而不知約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守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在，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故其蔽絞。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務勝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為達德善行，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為德行，而反以自蔽。學如行大道，由闢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室而蔽矣。○問蔽之為義何也？勉齋黃氏曰：集註以為遮掩，言有所不見之謂也。學所以明理者，學謂效之師友之言行，求之方冊之紀載，皆學也。所以學欲觀夫理之所當然者，而效法之也。○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學以明其理，何哉？

份按註云：愚若可陷，可罔之類。明就愛之理言。南軒力行自守為仁之說，是以心之德言矣。恐非正解，困勉錄謂當兼用亦不然也。

六者德之大目耳。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間。其理固多端也。今但見其大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仁主於愛，偏則不分輕重賢否，而流於愚。智知入所難知，偏則窮高極遠，而流於蕩。信而偏，則執一不通，而流於賊。直而偏，則迫切不舒，而流於絞。勇則直徑而亂，剛則堅守而強，是皆得其大目而不學，有所蔽以至於此也。○覺軒蔡氏曰：此皆不明理而惑於所似故也。格物以致其知，則其蔽徹矣。○蒙引：窮高直說極廣，橫說○好剛不好學，則凌世傲物，軼蕩不羈。要行便行，要說不管，著前後所謂躁率也。獨解：狂為躁率，見得不是，志大之狂，剛惡也。剛就性體上說，勇就敢為上說。○存疑：仁美德也，好仁而不好學，則理有所蔽而仁不當仁。如入井救人者有之，故其失也愚。好知而不好學，則理有所蔽而知其所不當知。務極高遠，無所底止，如莊列之徒者有之，故其失也蕩。好信而不好學，則理有所蔽而信其所不當信。傷已害物，無所不至，如尾生之行者有之，故其失也賊。



好直而不好學。則理有所蔽。而直其所不當直。急切而無吝容。如證父攘羊者有之。故其失也絞。○勇是作為果敢剛。是本體堅勁。○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

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

又皆所以救其偏也。慶源輔氏曰范氏就子路身上發明尤切。子路好勇且有何必

讀書之說其失正在於未能好學以明善也。剛勇直信皆其氣稟之偏。故特告之。○陳用之曰信直勇剛

子路之所好也。先之以仁知使之知所好也。或曰此子路初見夫子之時。通考朱氏公遷曰夫子言勇而

無禮則亂。又言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是又可見理義血氣之幾在此。非學以明之。禮以節之。則理義之

勇亦流而為血氣之勇也。若下莊子之勇而文之以禮樂。則血氣又可使為理義之歸矣。附蒙引信直勇

剛都就子路身上之所好者言曰仁曰智。則統言天下大道理之名目。故先之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扶夫音

小子弟子也。厚齋馮氏曰何莫云者謂弟子何為而莫之學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朱子曰讀詩見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須是反覆誦讀。使詩與心相入。自然有感發處。附蒙引此數句皆言學詩之有益。以見詩之當學。○詩有善有惡。故可以興。有美有刺。故可以觀。

可以觀。

故可以觀。

可以觀。

考見得失。勉齋黃氏曰興羣怨皆指學詩者而言。觀則似指詩而言。謂可考詩人之得失也。然

以為觀己之得失亦可通。下文既有多識為以此識彼。則此觀為觀己。然後四語皆一意也。○新安陳氏



行引伸觸類之意。然大全蒙引皆止以誦讀說不知何故。

論語大全

卷十七

三

為猶學也

厚齋馮氏曰為如高叟為詩之為

周南召

實照反

南詩首篇

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

慶源輔氏曰二南見文王齊家之化於修身疑未之

及蓋身者家之本。聖人之化未有不本於身者。文王之化自內及外則修身之事固在其中矣。正牆

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

行。程子曰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

正牆面而立。○朱子曰不知所以修身齊家則不待出門便已行不得了。所以謂之正牆面者謂其至近

之地亦行不得故也。○問不知修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日自一身

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况其遠者乎。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

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

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厚齋馮氏曰此疑在伯魚過庭之後已告之學詩恐其未必踐言而復告之也。○新安陳氏曰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學詩自此入而脩齊治平之道皆自此出。誠學詩先務也。孔子過庭之傳既以學詩居學禮之先。此又以二南為學詩之先。所以丁寧其子者豈有他說哉。○新安倪氏曰書周官曰不學牆面孔子取譬本此。通考朱氏公遷曰女為周南召南與小子何莫學夫詩。誦詩三百皆明窮經致用之道。附蒙引此為字專指誦詩正與孟子高叟之為詩也。同。與上章何莫學夫詩之學亦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將如帛幣未將之將和而發之以鐘

鼓則為樂。發如英華發外之發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

呂晚村曰自袁黃葛寅亮等倡不通講說以為不可增出敬和二字始而含糊影響繼則索性以狐禪悖聖學矣。萬曆末年至天啓文字之謬亂皆由此種說數開之一時俱以註中字樣為戒敢直提二

論語大全

卷十七

陽貨

三

字入論。自艾千子與陳大士諸先生始。其功不可沒也。○困勉錄曰。敬和在鐘鼓玉帛之先。亦在鐘鼓玉帛之內。○仇滄柱曰。有制禮作樂之本。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生焉。是也有行禮奏樂之本。先有恭敬之心。而後有玉帛之交錯。先有和樂之意。而後有鐘鼓之鏗鏘。是也。

之謂哉。胡氏曰。玉帛五玉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鐘金聲鼓革聲樂器之大者也。非玉帛無以為禮。非鐘鼓無以為樂。然禮樂有本有末。玉帛鐘鼓末也。禮之本在於敬。假玉帛以將之。樂之本在於和。假鐘鼓以發之。周末文滅其質。但以玉帛鐘鼓為禮樂耳。○甯軒張氏曰。玉帛固可以行禮也。鐘鼓固可以為樂也。謂玉帛鐘鼓為非禮樂。則不可。然禮樂豈止乎玉帛鐘鼓之間哉。得其本則玉帛鐘鼓莫非吾情文之所寓。不然特虛器而已。所謂本者。反之吾身而求之。則知其不遠也。○慶源輔氏曰。敬者在中之禮。禮之本也。玉帛則禮之器。所以將吾敬而播之於外者。也。禮之末也。和者在中之樂。樂之本也。鐘鼓則樂之器。所以發吾和而播之於外者也。樂之末也。本末具舉。內外兼備。夫然後可謂禮樂之全。苟惟專務其本而不事於末。固為不可。至於徒事其末而反遺其本。則又豈所謂禮樂者哉。云乎哉者。猶言此不得謂之禮樂也。  
○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

兩字含著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垂垂。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胡氏曰。程子欲人知禮樂之理。無所不在。學者記其語。雜以方言。至於盜賊。亦有禮樂。姑借近且粗者以明之。非真所謂禮樂也。序和二字尤親切。又見禮為樂之本。○慶源輔氏曰。禮樂之本。雖細微之事。凶惡之人。一皆有之。不特玉帛鐘鼓之間。要之只是箇序與和底道理。人能識得此箇禮樂。則知天下無一物無禮樂。隨處受用。然其實不出序與和二字。○趙氏曰。朱子以敬與和言是就心上說。程子以序與和言是就事上說。二說相須。其義始備。○雙峯

困勉錄曰蒙引淺說俱以確  
然有守毅然有為貼色厲以  
甘於利而怵於害貼內桂

饒氏曰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如入而不仁如禮何章  
集註舉游氏人心亡矣亦是就人心上說舉程子失  
正理則無序而不和亦是就事理上說○厚齋馮氏  
曰復曰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疑而反之之辭謂  
禮樂之所云者止云玉帛鐘鼓而已哉蓋禮者天地  
之序樂者天地之和玉帛有等差所以明其序鐘鼓  
有聲音所以發其和是時禮樂廢壞皆僭竊其文而  
不知其本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則無序矣征伐  
相尋國異政家殊俗則不和矣  
夫子之言亦必有為而發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

審反與  
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  
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朱子曰不直心而私意  
如此便是穿窬之類又

日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  
恁地○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為他意只  
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勉齋黃氏  
曰穿窬內懷為盜之實而外飾非盜之狀以欺人故  
以譬夫內本柔弱而外為嚴厲以欺人者也○雙峯  
饒氏曰色不止顏色凡形見於外者皆是如前篇以  
論篤為色莊是也外示莊厲而內實柔弱譬如穿窬  
之人日間顯顯處與平人無異而夜間幽暗處則為  
盜○王氏曰此有為之言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  
之大人也○雲峯胡氏曰易泰卦以內健外順為君  
子之道否卦以內柔外剛為小人之道此則  
厲者外為剛之容荏者內蘊柔之惡者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註讀作愿是也

荀子正論篇上端誠則下愿慤矣謂在上者能端莊誠實則下知謹愿而純慤也 鄉原鄉人

翼註曰德字指正理言如忠  
信廉潔是也似忠信亂了真  
忠信似廉潔亂了真廉潔把  
真正德都被他混淆了豈不  
是賊勿詐自賊賊人看只重  
賊理○困勉錄曰大全朱子  
及蒙引存疑皆以鄉原之愿

非真愿。則中行章注謹厚之士。乃指真愿也。真愿猶不可進於道。况鄉愿乎。

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

獨以愿稱。

勉齋黃氏曰。既以鄉為一鄉。又以為鄙俗者。鄉之得名。本以鄙俗為言也。故曰我猶未免為鄉人也。亦猶都鄙之稱。都之為言美也。鄙之為言俗也。然則鄉者亦鄙俗之類歟。其稱原人而必加之。以鄉者。以見其鄙俗。非公論之所在。故是非錯謬而稱之。以為原也。

附存疑。一鄉皆稱愿人。便非真愿者。若士君子稱其愿。有何不可。

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

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

烏故反。

之詳見。

形句反。

孟子末篇。

朱子曰。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鄉原最是孟子說得數句好。曰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本情。○鄉原無甚見識。其所謂原亦未必真愿。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蘇氏謂其近似中庸而非也。故曰德之賊。孟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無所往。

而不為原人。與中庸相近。必與狂狷相遠。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鄉原者未嘗進取而無所不為者也。狂狷與中庸相遠。而孔子取其志之疆。可以引而至於道也。鄉原與中庸相近。而夫子惡之。惡其安於陋而不可與有為也。○勉齋黃氏曰。德者務合乎理者也。鄉原求媚於世。則不必皆合乎理。而委曲遷就。似乎理。而實非理。使人之為善者。莫知乎理之正。是天。下之正德。反為鄉原所害也。如廉潔理之正也。鄉原不欲為廉潔。以異俗。故亦同乎流俗。而外為說以自蓋。使人視之。似廉潔。然實非廉潔。而反以害廉潔之正也。故貪夫不足以害夫廉。似廉非廉者。乃所以害夫廉也。此夫子所以深惡之也。○雙峯饒氏曰。一鄉有君子。有小人。鄉原都要他說好。同流合汙。是要媚小人。似忠信。似廉潔。是要媚君子。所以人人道他好。人見以此得名。都去學他。最敗風俗。故曰德之賊。上章言盜盜猶畏人之知。此章言賊則肆行無忌矣。○新安陳氏曰。真非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最易以惑人。故夫子以為德之賊。附語錄義剛云。去冬請

困勉錄曰。說統云德由聞見以入。要在潛心體會以蓄之。方為吾有人耳。而出口究竟於身心何益。按此說。是因其塗說而謂其德之棄。翼註云。只病在不經心。若經心思索。自不暇說。按此說是因其先棄德而後塗說。此是餘意。

問鄉原比老子如何。蒙賜教謂老子害倫理。鄉原却只是箇無見識底人。今春又問色取仁而行違比。鄉原如何。蒙賜教謂色取仁而行違底。是大拍頭揮人。鄉原是不做聲不做氣。做罪過底人。深玩二說。微似不同。先生笑云。便是世間有這一般半間不界底人。無見識不顧理之是非。一味謾人看時也。似是箇好人。然肯地裏却乖却做罪過。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已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新安倪氏曰此

傳辭引以論此甚切。蓋此道聽塗說則棄之矣。○朱子曰此章所指正與易之說反。蓋鄉原只知偷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聽塗說者

困勉錄曰。鄉原二章德字。饒氏分別得妙。朱公遷說與相反。不可從。

纔聽來。便說了。更不能蓄。既不能蓄。有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南軒張氏曰。聞善者存而體之。則其德蓄聚。若徒以資口說而已。則於德何有哉。○勉齋黃氏曰。觀此則輕浮淺露者。真不足以為學也。○胡氏曰。德之棄。與上章德之賊。文勢相類。彼以似德而亂德。故云德之賊。此可以進德而不進。故云德之棄。○鄭氏曰。無所得而竊其名。故曰賊。有所聞而不蓄。諸已。故曰棄。○或云上章言德之賊。此章言德之棄。語意似相承。雙峯饒氏曰。是如。此但兩箇德字來。歷亦是不同上章所謂德是得之於天者。此章所謂德是得之於人者。有所聞於人而不能蓄之。以為己有。是棄其所得於人者。鄉原之人。似德而非德。以入偽亂天理。是害其所得於天者也。所得於天。即仁義禮智之謂。○新安陳氏曰。人之聞善。蘊蓄於不言之表者。其德固淺露於輕言之際者。其德棄矣。通旨朱氏公遷曰。德謂行道有得於心者。以其反對而言之。德之棄。此德字是即入心之德。而言之德之賊。此德字是指有德之人而言之。此類最

困勉錄曰。極天下之小人。皆可以鄙夫名之。以其背乎正大之道。則謂之小人。以其遠乎高明之域。則謂之鄙夫。總之一樣。觀注以庸惡陋劣並說。可見不當除出大奸大惡。說又曰。庸陋似是柔惡。惡劣似是剛惡。陋甚於庸。劣甚於惡。注小則吮癰。抵痔。大則弑交與君。此二者剛惡柔惡。皆有之。雲峯分貼似未盡。

難辨以其語勢相同而義畧不同也。如尊德樂義斯可。尊德是即入心之德。而言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是指有德之人而言。推而觀之。可見。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慶源輔氏曰。庸謂凡常。惡只是鄙也。附存疑。可與事君之可與。猶可與共學之可與。是共為此事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胡氏曰。患得之。語急而文省耳。○新安陳氏曰。得謂得富貴權利。附蒙引。自其未得之。至無所不至矣。盡說鄙夫之為鄙夫者如此。而不可與事君之意。自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抵痔。神紙反。以痔直理。反。大則弑父與君。

皆生於患失而已。莊子列禦寇篇。秦王有病。召醫。破屬也。痤。徂和反。抵痔。漏下病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抵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前漢佞幸傳。文帝常病癰。鄧通常為上嗽。山角反。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齧癰。齧仕客反。齧也。齧出其膿血。太子齧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齧之。太子慙。由是深恨通。○雲峯胡氏曰。吮癰。抵痔。是柔惡弑父與君。是剛惡。故集註不特曰庸惡陋劣。而且以惡之一字加之。附或問。蘇氏曰。患得之。當云患不得之。關文也。鄙夫止於營私。其害至於亡國。李斯之立胡亥。張禹之右王氏。其謀皆始於患失。故孔子○胡氏深畏之。曰無所不至者。言其必至於亡國也。

呂晚村曰。鄙夫之心。止知有得而已。其所以患失者。只被既得之三字逼成耳。迴思得之前。有多少辛苦。遙想得之後。有多少受用。只一既字中。鄙夫之肺肝。聲態盡露。又曰。得之則得之耳。何以云既。既者。願已償也。既者。意復變也。計又深也。



曰許昌斬居觀反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

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新安倪氏曰功名功業聲名也今俗人認貴仕

為功名非矣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

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

夫也南軒張氏曰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敢遽萌篡弑之心惟患失也蹉跌至此履霜堅冰馴致其

道也然則計利自便之萌是乃弑父與君之原也○慶源輔氏曰此解無所不至矣一句甚當夫患得患

失則惟利欲是徇而不復顧理義之所在矣其可與之事君也哉然其患得也則求以得之而已雖行險

微幸乘間抵罅然其惡猶有止也至於患失則無不至矣小則吮癰舐痔不惜身命大則弑父與君禍及

國家○志於道德則功名不必外求而得其或終無所成則亦全吾道德而已矣在我亦何所損哉若夫

志於功名則其心已是謀利計功幸而得之則已矣

不然則行險徼幸枉尺直尋殆將不能免志於富貴

則患得患失終必至於無所不至矣其為庸惡陋劣

之態亦可想而見也○胡氏曰斬氏三品之說本非

此章正意然能推見鄙夫之所以若此志於道德聖

賢之徒也志於功名豪傑之士也志於富貴即鄙夫

也聖賢非不事功名也可為則為不得為則不為不

害於道德也豪傑非惡富貴也視功名為重則富貴

為輕也鄙夫則富貴之外他無所志故得失之患其

害至此○厚齋馮氏曰孟子曰鄙夫寬謂所見隘陋

也所見隘陋之人知有富貴而已小用之則敗事大

用之則誤國豈容一日得志也哉○齊氏曰古之君

子未得之則求之性分之所固有既得之則安於職

分之所當然舜木居鹿遊若將終身則得不足以動

其心牛羊倉廩若固有之則亦何失之慮學者以孔

子之言觀鄙夫之如彼以孟子之言觀聖人之如此

亦可以知

所鑒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亡與無通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慶源輔氏曰氣

稟之偏亦謂之疾此以德言之也人身之氣當平和而安寧一失其平則為疾矣人之德氣稟得中則為善一失之偏則亦為疾矣○陳用之曰人之陰陽節適則平偏倚則疾性之有疾猶身之有疾也

所謂疾今亦亡與無通之傷俗之益衰也厚齋馮氏曰或是之亡不

敢為決然之辭恐尚亦有之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禮義為大

說統曰肆不拘小節正見他志願太高故名曰狂廉稜角峭厲正見他持守太嚴故名曰矜直徑行自遂正見他暗昧不明故名曰愚○倪伯昭曰蕩與忿戾的人縱恣不羈落落難合其與狂者矜者雖

是天壤不侔其疾還顯然易見唯以陰藏狡猾之夫而外為駭不曉事之狀就其挾私妄作亦是他暗昧不明而實非真愚也則今之所謂愚者不過詐而已矣語意與上稍別○翼註曰廉是守已忿戾則與人爭如執已之是校人之非意直屬行事上說愚者見理不明但據所見一直行去全無委曲故曰徑行自遂詐則又不甘於愚而強作機械變詐之事以遂其私故曰挾私妄作○困勉錄曰肆之為蕩廉之為忿戾是已甚意直之為詐是相反意

閑矜者持守太嚴如不矜細行之矜非矜誇之矜廉謂稜角峭與峭同

厲忿戾則至於爭矣厚齋馮氏曰君子矜而不爭矜而忿戾小人也愚者暗

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

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

異矣朱子曰廉是側邊廉隅這只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為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

分去○問智則能詐愚者無智巧何故能詐曰如狂而不直侗而不愿之類○南軒張氏曰疾生乎氣稟

之偏狂而肆者過於進為也矜而廉者廉隅露見也愚而直者直情徑行也此雖偏而為疾然猶為疾之

常至於狂而放則流而為蕩矜而爭則溢而為忿戾愚而銜直則變而為詐是蓋世衰俗弊則習益遠故

也言疾則固為偏而今也併與古之疾而亡之則益甚矣古者三疾學則可瘳也至於今之疾悖理亂常

之甚蓋難反矣。然困而能學，亦聖人之所不棄也。○問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晦翁謂氣稟之偏者謂之疾，而取范氏末世滋偽，豈賢者不如古民性之蔽，亦與古異。竊謂時固有古今，而氣稟之性亦有古今之異歟。潛室陳氏曰：氣數有淳漓，故生物有生聖賢，既與古不同，即生暗蔽，愚人亦欲如古不得。○雙峯饒氏曰：語中說古今處皆是歎今之不如古。狂肆矜廉，愚直是氣質之偏，所謂疾也。肆變而蕩，廉變而忿，戾直變而詐，是習俗所染，乃習與性成而為惡，不止於疾矣。○雲峯胡氏曰：氣稟之性適乎中，則無疾。凡過與不及皆疾也。狂者知之過，矜者行之過，愚者不能知而徑行不及者也。故古者皆以為疾。○新安陳氏曰：古之疾已是氣質之偏，今併與古之疾而無之，蓋已流於私欲之偽，去古益遠，而復乎善益難矣。夫子所以傷之歟。附蒙引：氣稟之偏者謂之疾，肆廉直是也。只是無學問以變之耳。若夫蕩忿戾詐，則是習而然，非氣稟之偏矣。陳氏以孔子主氣數言。

翼註曰：上二句引起下句。○困勉錄曰：朱子以邪常勝正，說南軒勉齋以似是而非說，似可兼用。若孟子則專說似。

不知孔子是主習俗言也。三疾不可依，雲峯分知行。此章大槩與吾猶及史之闕文同，都是傷俗之語。○狂矜，愚疾之名也。曰肆，曰廉，曰直，疾之實也。曰蕩，曰忿，戾，曰詐，肆廉直之流也。○狂矜，愚本指肆廉直言，其以蕩為狂，以忿戾為矜，以詐為愚者，以今人言也。其實不得為狂，不得為矜，不得為愚，故曰或是之亡也。今之疾亦非古矣。○存疑：三疾中蕩與肆，忿戾與廉，猶微有相因意，詐與直全相反了。○陳氏氣數非正意，然其論亦不可少。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

覆邦家者。

惡去聲，覆芳服反。

論語大全

卷十七

陽貨

音

是非者

朱正色紫間

去聲

新安陳氏曰朱南方赤之正色合赤黑而成紫北方之閒色雅

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

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

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

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朱子曰紫近黑色過

了那朱既為紫便變做朱不得便是奪了朱雅樂平

淡鄭便過而為淫哇蓋過了雅便是亂雅邦家力勢

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虞豈

不可畏哉○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勝那正的物事

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變得紫

也○南軒張氏曰以其似是而非有以惑人之觀聽

是以聖人惡之利口所以覆邦家者蓋變其事實使

是非邪正率皆紊亂邦家之所由傾覆也○勉齋黃

氏曰是非善惡最相反也聖人不之惡者以人心自

有正理而正不正之相反易辨也惟夫似是而實非

似善而實惡則人心疑惑而足以亂正此孔子所以

惡鄉原而又及乎此也○慶源輔氏曰氣數難得相

值時節難得常好故邪正相乘之際而正常屈於邪

疑似之間每惡其雜亂而致詳焉此亦贊天地之一

端也○雙峯饒氏曰紫以閒色亂正色以其能悅人

之目也鄭衛之樂以淫聲亂正聲以其能悅人之耳

也故聖人惡之後世果卒為二者所勝古人玄衣朱

裳今之朝服直以紫為上至於常服亦皆衣紫所奏

之樂莫非鄭衛淫哇之音人心好惡之失其正如此

况於聽言之際安得不為利口者所惑邪○汪氏曰

辨朱紫以目辨雅鄭以耳具耳目者能之猶未為甚

困勉錄曰。朱子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云云。則以無可言為解者。謬矣。又曰。恐人不能盡曉。反欲無言。此意可。想又曰。此句只依註解為是。輔氏謂有兩意。不。是其所謂領畧體察。都在註以言語觀聖人句內。不但徒領畧其言者。非。即徒體察於言者。亦非。

人悅而信之。有不暇於致詳者。視佞為尤甚。故覆亡之禍立見。有甚於殆焉者矣。附錄引利口覆邦家。不必以覆邦家對上文奪朱亂雅樂說。孟子曰。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此却對得覆邦家。雖亦是利口之害。然又深一重了。

○子曰子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

夫子發此以警之

慶源輔氏曰。此亦有兩意。一是天理流行之實。凡動靜語默皆是。初不待言而著。學者惟不察乎此。而但以言語觀聖人。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一是以言而教人。固聖人之本心。因言以進道。亦學者之當務。但學者心麤氣暴。其於聖人之言。領畧

之意常多體察之意。常少。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慶源輔氏曰。此語必在未

聞性與天道之前。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形句流行之實。不待

言而可見。如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

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慶源輔氏曰。百物生是天理之發見也。四時行是天理之

流行也。發見則自其初而言之。流行則併舉其終也。妙道言其體。精義言其用。夫子但言天之理。更不及

呂晚村曰。程子語上蔡爾等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心口不相應。蓋行之問如何。曰且靜坐。便是此旨。無行不與聖人。只要入實下手。反身自得耳。若謂言則有盡。無言則無窮。是反引向高處。不是指向實處。聖學高處正在實處也。此一針錯走不得。又曰。此與無隱章最易錯解。入異端去。聖人因學者徒以言語求此。

理而不實體之身心故發此以警之非謂道本虛無有不可說者在也又曰此與不立文字法門大別不得援儒入墨又曰註云與前無隱章相發則所謂天理流行之實只在無行不與處此是夫子言前言後言內言外欲言欲無言不欲無言大宗旨也又曰時行物生皆上天之載流行于迹象者兩句一體無分配義亦無層次義不可于時行側出物生以時帖孔子物帖小子也又曰此即是無行不與註脚耳一時一物無非天理則一動一靜無非聖道若作四時百物以行生述天便是錯鑄又曰此節最易近禪程子所謂闕近理而愈失真者在此只寫得天理流行活

已之事則天人一貫而天即已已即天矣此所以謂聖人之言也○新安陳氏曰輔氏即集註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而強分之以發見為百物生流行為四時行下句雖是上句實非發見流行不必分言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為道道形而上者也無形之可見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即道之發見於有形者也四時之氣流行而為春暖夏熱秋涼冬寒非發見而何若以四時行百物生之序言之必四時之氣流行而後百物之品發生雲行雨施方品物流行乾道變化方各正性命豈有先言百物生而後言四時行之理哉輔氏過於密察反成病敗愚不可以不辨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新安陳氏曰無曾子之唯亦無領會之言見其未喻語錄先生問林擇之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三句何句較好對曰四時行百物生二句好先生因說擇之看得是只四時行百物生所謂天何言哉已在其中矣○蒙引聖人一動一靜註都在天何言哉四句

潑潑地不知已攬入那裏去也要知禪家指點只要觸處識得此心聖人舉示正見隨在是此實理只在辭氣輕重抑揚之間便易差去故是極難又曰時行物生學者正要就此體認至理不是聖人即舉天而言也若徒作當下指點語便攬入木犀香裏去矣

外○子貢後來聞性與天道如何說終不喻終字只在此一時非蔽其終身○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如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朱子曰此語子貢聞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到後來自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契此旨處顏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矣○問子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以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

困勉錄曰。大全謂時行物生。兩句自爲體用。須知此是餘意。若正意則時行物生俱屬用。

所以不消得說。○問四時行百物生皆天命之流行。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亦猶是也。行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爲言之有無而損益也。有言乃不得已爲學者發。爾曰甚善。○問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爲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萬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曰是此意。○問夫子以子貢專求之。言語之間。故告之。子欲無言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踐履事爲之實也。程子謂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夫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欲無言何也。或云子欲無言一章實兼無隱乎爾之義。蓋四時行百物生所謂無隱也。程子蓋推明夫子所以啓發子貢之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爲之實者。未知是否。曰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甚好。更熟玩之。當自見得分明也。○新安陳氏曰。韜仲之問。文公使更熟玩之。竊謂聖道明如日星。門人猶未能盡曉者。以其徒求之。言語之間。而不知動作語默無非聖道之形見。此所以聖道雖

明而其見滯於言語間。不能盡曉也。苟謂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聖人方病學者徒求之。言語而又益詳於言語。言語愈詳。知識愈滯。未能盡曉者。何由而曉邪。使能不徒求之。言語而必察聖人之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則能知聖人之動靜無非理。必悟聖人之語默無非教也。○南軒張氏曰。四時行百物生者。天道之流行無息也。天雖不言而何隱哉。聖人動靜語默之間。無非至理之所在。再曰天何言哉。所以發之者深矣。○覺軒蔡氏曰。集註以此章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蓋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正所以發夫子之無隱也。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靜。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於踐履事爲之實。俛焉孳孳。庶幾有得乎希聖希天之事。更玩四時行百物生。尤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而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天而已。○雙峯饒氏曰。子欲無言。聖人是要入就他躬行處。體認莫只於他言語上求。蓋就躬行處。體認便件件把作實事看。若只就言語上求。只將

作空言看了無益於得也。此與吾無隱乎爾章大同小異。那是說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晦道理。此是說行處都是實理。不必於吾言語上求。○厚齋馮氏曰：夫子示子貢以一貫之學。此又示以無言之天。卒於聞性與天道。子貢之學可謂日進無疆者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妙道精義之發。妙道其體也。天理之渾然者也。精義其用也。天理之粲然者也。朱子感興未篇始曰：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萬物各生。遂德容自清溫。未曰：日子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三復是詩。朱子之學。晚年造詣深矣。學者宜致思焉。○新安倪氏曰：按以妙道精義分體用。蓋因輔氏之說而申明之。舉感興未篇則因蔡氏之說而詳言之也。蔡氏說此章。嘗謂先師於感興卒章特發其義。而收奇功於一原。其所以勉學者深矣。但此能述之。尤為詳明。萬物各生。遂接玄天幽且默而言。德容自清溫。接仲尼欲無言而言。即動靜無非教之意也。又按徽庵程氏嘗提掇欲之一字。而講之曰：先聖雖欲無言。而未得以無言也。不以無言期諸

份按註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句。所包甚廣。子貢正是其中一人。然不獨指子貢也。朱子謂此與無隱章相發。豈無隱章亦獨指子貢耶。聖人動靜語默無非教者。豈子貢而外皆當舍之。而必因言以求道耶。且所謂因言以求道者。乃是謂因聖人所言以求道耳。而此條謂教之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亦皆不切題也。

子而獨以無言期子貢。何哉。高於子貢者。自能忘言以會道。與回言終日而無所不說。不必示之以無言也。下於子貢者。方將因言以求道。但教之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未可示之以無言也。惟天資學力賢如子貢。而猶以言語觀聖人。不得不示之以無言。此說就子貢身上發明。甚切。謹附於此。通旨。朱氏公遷曰：天以理言在天之天也。於穆不已。與無聲無臭。是指其本體言。聖人之德與之相配者如此。四時行。百物生。是即其功化言。聖人之教與之相似者如此。穆之一字。即是天何言。即是無聲無臭。形容天道之妙。皆有為而發也。又曰：在天之天。天人相對。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其所以知者亦在天之天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

使之聞之。

論語

卷十七 陽貨

七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記雜記恤由之喪魯哀公使孺悲之孔子

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

又使其非疾以警教之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門來者不拒儻非有故未

有却之者然其所以得罪之故不可知矣辭之以疾者義不當見也歌瑟使聞者仁不容絕也夫子於此

仁義並行而不悖然其愛入之心則終無已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

教誨所以深教之也南軒張氏曰孺悲之不見疑在棄絕之域矣取瑟而歌使將命

者聞之是亦教誨之而終不棄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歟○胡氏曰聖人無疾而託以疾則雖庸人

亦能自省其所以見絕之由是不屑之教誨也○鄭氏曰於絕之之中不忘教之之意聖人之心如天地

之不棄物也仁矣哉附蒙引其曰將命者出戶者見其當時就取瑟使歌聲徹於外為孺悲所聞耳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甚下同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慶源輔氏曰此述宰我之意也然禮樂自事親從兄而出

不能三年之喪則禮樂之本感矣宰我慮其崩壞而急之於玉帛鐘鼓之間則亦不知務甚矣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徂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

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音昨之

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周禮夏官司燹古喚反掌行火之政

日知錄曰有明火有國火則火以陽燧取之於日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國火取之五行之木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又曰古之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言壯火散氣少火

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入。疾疫之多年壽之減有自來矣。又曰。邵氏學史曰。古有火正之官。語曰。鑽燧改火。此政之大者也。所謂光融天下者。於是乎在。周禮司烜氏所掌及春秋宋衛陳鄭所紀者。政皆在焉。今治水之官。猶夫古也。而火獨缺焉。欲知擇水而亨。不擇火以祭。以養謂之備物。可乎。或曰。庭燎則有司矣。雖然。此火之末也。

言言一全 卷一 四  
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季夏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問四時取火。取一番。朱子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慶源輔氏曰。時物固皆變矣。吾心哀懼之實自有不能已者。則不可因彼而變也。雙峯饒氏曰。四時取火之木不同。榆柳木之青者。故春取之。棗杏木之赤者。故夏取之。桑柘黃柞櫛白槐檀黑。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火有五色。亦如金有五金之類。古人行作事。件件順天時。况水火乃天地閒妙用。尤不可不順其性。水失其性。則為水災。火失其性。則為火災。旱暵疾疫。皆是因時改火以達其氣。亦贊化育之一事也。故周禮司燿掌四時變國火以救民疾。後世都無理會。如何得。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陰陽和萬物育。

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為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

敢強焉爾。慶源輔氏曰。尹氏說固忠厚。然宰我之失。終在但其致問之時。猶出於情實。較

存疑三年不為禮一節。言三年之不可也。舊穀既沒。一節。言期年之可也。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蔬食。水飲。

受以成布。朱子曰。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八十縷為一升。古尺一幅。只濶二尺二寸。

而小祥始食菜。葉練冠。

算成斬衰三升。如今漆布一般。所以為未成布。期。今淺絳色。小祥以縗為緣。取絹。緣。去聲。朱子曰。縗。今淺絳色。小祥以縗為緣。反。緣。一入為縗。禮有四入之說。亦是漸漸加。

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

不察也記問傳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未殯之前勺水

十兩為一溢以爲粥莫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

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可以食菜果矣

小功細麻不飲醴酒可以食醯醬矣父母之喪既虞

卒哭疏食水飲可以不食粥矣不食菜果期而小祥

期而練服謂之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再期而服

編謂之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大感反禫而飲醴酒

醴酒味薄故得飲之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

先食乾肉附存疑食夫稻衣夫錦是說期年外就食

稻衣錦也聖人意謂子說期可已矣如今期年之後

使女就食稻衣錦於心安乎此便是短喪也註解止

至小祥可見蒙引謂食稻衣錦是說自既殯起至小

祥此說未是宰予既說期可已矣則期年之內豈不

知不可食稻衣錦聖人又何待問之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且不甘聞樂不樂居處

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樂上如字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

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新安陳氏曰四不

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厚齋馮氏曰夫子

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或和或不和彈之而或成

聲或不成聲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一則曰先

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其於三年之喪如此宰我與

子相處久矣豈不習聞其槩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夫

魯莊公之喪既葬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然則三年之喪不行久矣至是而夫子舉行之宰我

困勉錄曰故不爲也依蒙引則指食稻衣錦與上下兩爲字一樣若存疑曰故不爲也只是承上言不爲食言聞樂居處也今汝安則爲之是爲食稻衣錦依此則此節三爲字不同矣蒙引可從

困勉錄曰此章提出仁字最重指不忍之良心上說凡人心中不安處即是仁仁字與安字正相應夫子提醒宰我處只在於女安乎四字上

門人高流也日聞至論而猶以期為安况斯世乎其後勝世子欲行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然則三年之喪獨行於孔孟之門而朝廷未嘗行也甚至以日易月無復聽於冢宰三年不言之制而三年之喪迄今行之天下者宰我一問之力也附蒙引故不為也為字指食稻衣錦言○食旨不甘三句必有成語此處舉之不必俱與食稻衣錦相入也為字承上女安則為之應下文女安則為之二為字意皆同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他單反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

新安陳氏曰不安於食稻衣錦者由其不忍也忍也不忍之心仁也安則忍忍則不仁矣懷抱也又

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新安陳氏曰予發短喪之問又以食稻衣錦為

安是始已失其本心矣今夫子拳拳之意猶冀其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本心即愛親之仁心附蒙引孔子三條話一節深一節第二條見得心不安故不食稻衣錦第三條見得以其有三年之愛故不能安於食稻衣錦以見喪之所以必三年而不容已於期年也孔子此三條始終只是要喚醒宰我而使自得其本心絕之雖甚責之雖嚴而此意終有不能自己者所以為聖人也孟子所謂亦教之孝弟而已者亦此意

○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

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

記三年間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駿

之過際然而遂之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中制○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

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所謂三年然後免於

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

及之爾。問宰我遊聖人之門而有短喪之問不類學

者氣象諸家之說或謂至親以期斷而宰我欲質其所知有疑而不敢隱所以為宰我蓋欲文其

過也竊以為宰我在聖門雖列於言語之科然哀公問社而有使民戰栗之對方晝而寢夫子有朽木糞

土之譏觀其地位如此則宜有短喪之問也朱子曰短喪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為忠信此一事而兼

有得失得失又有重輕○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今言予之不仁乃予之良心

死了也○或問此章之說有謂宰我之間蓋聞禮家

至親期斷之言故以質之夫子非自執喪而欲斷之也如何曰此蓋以宰我為聖人之徒不應問此而欲

為之文其過也其意則忠且厚矣然三年之喪生於

人心非由外至而禮家固亦已有加隆之說矣設使

宰我實聞期斷之說而不能察其是非盡其曲折則

其愛親之薄亦可知矣雖不自斷其喪然其情亦何

以異耶曰又有以宰予為不察理不知仁而不知愛

親之道者信乎曰是其意若曰予非不愛親也特不

察理而不知其道也非不仁也特不知仁也是亦為

之文其過之言耳然人子有三年之愛於父母蓋心

之不能已者而非有難明之理也是其存焉則為仁

失之則為不仁其間蓋不容髮而其存不存又不待

於知之而後能勉也亦係於吾心之厚薄如何耳宰

我食稻衣錦自以為安則其無愛親之心可見而夫

子所以斥之者亦明矣說者乃與曲為之諱而少減

言言大全卷十一  
日言宰我之心雖薄。而其不敢自隱者。猶有聖門氣象。可也。謂之無隱。而直以聖人作處許之。則有激於世俗矯情飾詐之私。而不自知其言之過矣。然此章正意在於問喪而喪之主於哀者。又非自外而至。今不論此。而摘其旁支瑣細之說。以為已死之人。文不可贖之過。亦何益哉。曰。或謂夫子之言。女安則為之。為不與人為偽者。信乎。曰。是因無隱之說。而又失之之甚也。夫聖人固不與人為偽矣。然不曰不肖者。而及之乎。其曰安則為之者。乃深責而痛絕之之辭也。豈使之真以為安。而遂為之也哉。若如其言。則聖人之所以垂世立教者。初無一定之則。直徇世俗情。意之厚薄。使人自以為禮。而不慮夫壞法亂紀之原。自我始也。○南軒張氏曰。人子之致哀於其親。蓋其心之不可以已者。先王以禮為之。而斷之以三年。是謂天之則也。宰我論喪禮。而欲止乎期。夫子反覆告之以女安則為之。夫其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果何哉。以其有所不忍於心故也。宰我聞夫子斯言而出。其必有以惻於中矣。○慶源輔氏曰。子生三

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自天子達於庶人。而為天下之通喪也。至於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則聖人之仁也。始也問之。以食稻衣錦於女安乎。所以使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及宰我不察。則又言君子居喪之禮。皆出於自然。以發其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尚庶幾其能反求而得其本心。不至於終迷而不反也。然則聖人之心。所以愛人無已者。於此亦可得而見矣。○范氏發明。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之說。尤為忠厚。所謂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者是也。至於聖人既於此為之中。制則賢者必當俯而就。不肖者必當踈而及。夫如是。然後其說始圓。而宰我之失。夫子之意。始皆坦然明白矣。○厚齋馮氏曰。宰我之所惜者。禮樂也。夫子之所以責者。仁也。仁。人心而愛之理也。孩提之童。生而無不知愛其親者。故仁之實事。親是也。禮所以節文之。樂所以樂之。豈有不仁而能行禮樂者乎。抑聞之。聖人未嘗面折人。以其過。其於門人。宰我樊遲之失。

皆於其既出而言之使之有聞焉而改其長善救失待人接物忠厚蓋如此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碁也

晉齋王氏曰博說文作簿局戲也六著十二碁也古烏曹作簿

說文奕從二一十言竦兩手而執之圍碁謂之奕

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

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朱子曰心若有用則心有

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則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則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

○此非啓博奕之端乃假此以甚彼之辭○南軒張氏曰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其極凡惡之所由生也博奕雖不足道然方其為之意專乎此比

之放越而莫知其極者猶為愈焉此章大抵言無所

用心則長惡為可畏耳○或問伊川嘗教人靜坐若無所用心只靜坐可否雙峯饒氏曰靜坐時須主敬即是心有所用若不主敬亦靜坐不得心是活底物若無所用則放僻邪侈無不為已聖人難矣哉所該甚廣附蒙引難矣哉兼無以入德終有患害說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

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去聲勇故夫

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

答也

朱子曰子路好勇夫子屢箴誨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勇於義為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

勇有見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孔悝一事却是見不到蓋不以出公之立為非觀其謂正名為迂斯可見矣又曰若是勇於義必不仕季氏○此章言君子者有三其上二者以德言也其對小人者則以位言耳○南軒張氏曰徒知勇之務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所當為勇固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為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為害隨所居而為大小故在上則逆理而為亂在下則肆欲而為盜味子路之言有自負其勇之意而疑聖門或不以勇為尚也若後來進德高必不復以此為問矣○蒙引君子義以為尚除去了勇說不必說勇合於義為尚只專說義合義勇亦在其中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

說統曰君子無所不愛亦有惡乎對愛說賜亦有惡對君子說○翼註曰下流只是下位○困勉錄曰雙峯謂果敢

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即前章之剛然蒙引解前章以剛屬性體勇屬作為及解此章又以勇屬血氣果屬作事蓋所謂作事亦指作事之志言耳則與雙峯說仍合翼註云勇以氣言果敢以意言得之

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是率然敢為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問果敢與勇相類如何分別雙峯饒氏曰果敢即前章之剛果敢屬性質勇屬血氣果敢者有學以開明之則不窒勇者有禮以節文之則不暴附存疑稱人之惡亦是與人無相干而好稱之則是無仁厚之意而可惡若居言職或操用人之柄則不在此論○蒙引人之作事必先明義理審時勢果可為然後決然為之便不至窒滯若都不度理勢果而窒焉則妄作矣故惡之果敢而窒是自已窒塞不通



不是行去見室。然必見室矣。○勇而無禮就血氣爭強上說果而室就作事說。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

許以為直者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許居謁反

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音察也許謂攻發人之

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

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

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朱子曰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

以自警○南軒張氏曰君子者惟其愛人故惡稱人之

惡者為其薄也惟其順德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為其逆也惟其循禮故惡勇而無禮者為其陵犯也惟其達義故惡果敢而室者為其真行也此惡不善

說統曰須知有惡正所以全我之愛即仁人放流朕躬護說意然聖賢之惡只是合得天下人的公惡○折疑曰終身未嘗言人過失生平未嘗臧否人物終日談未嘗及時事此特三代以下士人德行恐非聖人大中之道且其流將至為鄉愿為胡廣之中庸聖人第曰誰毀誰譽非并善惡而一切不及也風雅三百

篇中刺淫慝憂時事者何直切也而聖人且以為溫柔敦厚春秋一字褒鉞且得謂之稱惡否

份按夫子所惡以警人一句乃諸先生語朱子頗以為然不可竟指為朱子語也愚謂

之公心亦天下之通義也以子貢之有問恐其專以惡人為心則反有害故又從而叩之子貢之惡惡其近似而害於知勇與直者也子貢惡乎此則所以檢身者抑可知矣○慶源輔氏曰楊氏說得子貢所以發問之意出侯氏說得聖賢不能無惡當於理之意明然夫子因子貢之問而又以賜也亦有惡乎發之使之得以盡其說又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審密有以盡人之情如此○鄭氏曰子貢雖方人亦不從事於微訐也疑與子路之問同時故問答雖切子貢方人之病而亦有諷子路之勇者稱惡訕上警子貢也微訐子貢自警也至於勇而果敢則為子路而發夫聖賢之所惡如此惟仁者能惡人夫子以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子貢有焉○雲峯胡氏曰聖賢之所惡若有所不同然子貢所謂微訐者因夫子所謂稱人之惡與訕上者而推之也附蒙引不要作夫子所惡以警人子貢所惡以自警都是惡人也觀註惟仁者能惡人可見○惡微以為知三句不可以為似知仁勇而

此二句不甚的當蒙引駁之是也

說統曰俱著君子一時用情言其本源在修身不在用情○方孟旋曰人待女子小人往往任情故嘗以近而得不孫則近之心難制也嘗以遠而得怨則遠之心難持也難固在我養之者不當徒咎女子小人○翼註曰此論御臣妾之難在御之有道蓋女子小人多忽之而不知其難養故夫子提出示人使人知養之道又曰近是比昵與慈不同遠是疎斥與莊不同○困勉錄曰說叢云遠生於近近之不可方有遠此說極有意思然亦難拘說亦有始終

近之者有始終遠之者更有始遠之而終近之者但始近終遠者為多耳又曰黃陶菴云聖王知其然也嚴未然之禁大宰得以制宮中燕游得以親正士故有樊噲周昌則籍掃威夫人不足患也有申屠哀益則鄧通鄭夫人不足患也原評云聖人言難養者欲人思所以善養之道非謂難而委之無可奈何○大全辯少墟馮氏曰士君子多加意於大人君子而忽畧於女子小人不知女子小人尤是難養可見自家學問真是無微不至無粟寡無小大無敢慢

非者直如何貼仁字近時學者之弊如此處最大害所謂驅率聖言以就已意使子貢當此時又加一惡矣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近孫遠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

問何以知其為僕隸下人朱子曰若為惡之小人則

君子遠之唯恐不

嚴怨亦非所恤矣君子之於臣妾莊以蒞之慈以畜

許六

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南軒張氏曰女子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於人者常

深故難養知其難養如此則當思所以待之之道其惟和而有制與夫不惡而嚴乎○慶源輔氏曰此等雖有難養之情君子則有善養之道莊以蒞之則禮有以消其不孫之心慈以畜之則仁有以弭其易怨

之意莊慈其不近不遠之中道乎○蒙引聖人言此以見常情非近之則遠之二者人所易犯而示人以當思待之之道使不至不遜而怨也非特患其難養也○養猶待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

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

去聲下同

而言不知其為

誰也

問此章聖人立言之意固是勉人及時進德然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

行之士不徇流俗眾必羣嘲其罵何為而不見惡學者亦不可不知也未知是否朱子曰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謂也○南軒張氏曰此又甚於四十無聞者有惡可惡又下於無善可聞也○吳氏曰終止也其終也已哀其不復有進也○厚齋馮氏曰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

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怠少能精進。故古人以四十為成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為斷也。蓋世有晚而知道者。焉得而絕之。故知其為有為之言。○雙峯饒氏曰。古人多說四十。如四十不惑。四十不動心。四十五十無聞之類。蓋至是血氣盛極。將衰之年。於此無成。則亦已矣。後生不可不痛自警省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子曰。加年。○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子曰。加年。○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子曰。加年。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七

